

唐山 大地震

钱钢
著

当代中国出版社
DANGDAI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

1976.7.28
3时42分53.8秒

唐山 大地震

钱钢
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201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山大地震:纪念版 / 钱钢著. -- 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154-0789-0

I. ①唐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报告文学-中国-当代
②大地震-史料-唐山-1976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32085 号

出版人 曹宏举
责任编辑 姜楷杰 宗 边
责任校对 康 莹
封面设计 古润文化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s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辑部 (010)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
市场部 (010)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
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20.5 印张 插图 44 幅 211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5.00 元

序

2008年，两位从汶川回来的记者，请我在一本蒙着尘土的旧杂志上签名。这是1986年3月号《解放军文艺》，整本刊登了《唐山大地震》。我谢谢他们找来这件“出土文物”。“文物”是戏言，“出土”倒不假。因为汶川，许多人想起遗忘已久的唐山。如今，汶川的记忆也已差不多被岁月掩埋了。

不同年代的故事，一层层相叠。新的痛楚覆盖了旧的创伤，旧的悬疑又被新的追问覆盖。读者遇到此书，可能是在唐山地震40年后，也可以是在50年、60年后。书中的一切，包括叙述风格，可能与新的读者逐渐疏远。他们能否理解“1976”？他们怎样看“1986”？

1976年，唐山地震发生。1986年，《唐山大地震》发表。前者发生在“文革”末期，后者发表于80年代改革中期，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关键一年。

自然灾害和社会演变有关联，但没有简单的因果律。将两者连在一起的，是人。唐山地震发生时，“文革”已近尾声。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和“全面专政”的口号飘荡在废墟上。作为一名军中文学青年、上海文学杂志《朝霞》的“工农兵编辑”，我参加了抗震救灾。但那时我绝无可能写这样的《唐山大地震》。十年后，时移世易。还是那场灾难，但人们对灾难的态度，人们对“人”的态度开始改变。

1976到1986，是浩劫后，在精神废墟上开始清理和重建的十年。我亲历了这种清理和重建，感受了它的艰难。我走

进职业新闻队伍，走进报告文学队伍，告别虚矫，学习诚实面对现实和历史，包括重新搜集整理唐山地震资料，重新审视这场灾难。

居于灾难核心的是什么？是人。是人性。是人的悲剧，而非被意识形态所需、所用的其他。这是常识。但常识的确立不容易。这本身是一个痛苦的历史过程。

《唐山大地震》已成为史料。这本书记录了1976，也留下了1986的印记。1976年唐山人、乃至中国人的命运是一种真相；1986年一个中国记者的思考与写作状态，是另一种真相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本书再版时除了订正事实错误，对1986年的文字（包括“十年”这样的时间概念）未做改动。

1986年初版的《唐山大地震》，由我的老师、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先生作序。他写道：“钱钢是把《唐山大地震》作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毕业作品来写的。这当然不只是一份考卷，而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地震学家、心理学家……为我们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，一部关于蒙受了不可抵御的灾难的人的真实记录，也留下了他的许多思考和疑问。”

2005年，当代中国出版社再版此书，我在序言里说：“我没有看清前面的一切。对无数的悖论，我没有答案。但我相信，答案埋藏在20世纪最惨烈灾害的废墟里面，埋藏在我曾经目睹、曾经记录的历史里面。”

这仍然是我今天想要说的。

钱 钢

2016年4月15日写于香港大学

我和我的唐山

——1986年版前言

无疑，唐山是属于我的。

如果说，十年前那个脚蹬翻毛皮鞋、肩背手压式喷雾器、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，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的23岁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，生活已经把一片可歌可泣的土地交给了他，那么，今天当我再次奔赴唐山，并又一次挥别它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和我的唐山已经无法分开了。

不久前，我和朋友们在新华书店看见了一本《世界历史上的今天》。出于什么呢？我立刻把它取下书架，几乎是下意识地，随手翻到了那一页。

是的，那是一个注定要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——

7月28日

……

1794年 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和圣·朱斯特被处死

1914年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

1937年 日本占领中国北平

1973年 法国在穆鲁罗瓦珊瑚礁进行第二次原子弹爆炸

1976年 中国唐山市发生大地震

我又看到了我的唐山。我的灾难深重的唐山。我的伤痕累累的唐山。我的在大毁灭中九死一生的唐山。唐山大地震，它理所当然地要和世界历史、人类发展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

同被人类所铭记。

唐山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忌日。这些年，每当7月28日凌晨到来的时候，唐山街头就有一些人影在晃动。悄然无声中，亮起的是一小簇一小簇暗红的火苗。火光里映出的是一双双怆然的眼睛——老年人的，中年人的；也映出了他们手中一张张点燃着的纸钱：

我儿×××收

爱女×××收

父母大人收

……

晨曦中，淡黄色的纸钱化作的烟，由絮絮缕缕渐渐融成一片，如白色的雾，浮动在新建的高层建筑之间。纸灰在雾中飘浮着，它们是孩子眼中一只只神奇的黑色蝴蝶，飞得很高，又缓缓飘落，落在路旁草丛中，落在伫立街头的老太太们的银色鬓角上。她们没有拍去它，她们的眼睛在痴痴地望着大地，不，是在望着地底下的那个世界；老人的嘴唇颤动着，在喃喃地诉说什么。

我曾不止一次走过那些飘飞过纸灰的街心。我理解，在唐山，“七二八”地震的死难者们是没有坟场的；那些高楼下的十字路口，那些窄小的老巷，那些在地震后重新堆起的小山，甚至刚刚圈定的厂房新址，都是他们无碑的墓地。十年前，他们就是在这些地方，被房梁砸倒、被楼板压碎、被瓦砾和落土活活窒息的。十年后，废墟已不复存在，然而我认得一切。我走着，从路边栽着拳头粗的小树的新修的干道，走向老树夹径的狭窄的老街。是一个无月的夜晚，我独自漫步在一条十年前曾去过的小路上，忽然发现，路灯下那一棵棵高大的老白杨，通体银白，闪着奇异的光。这些在大地震

中，曾像浪中船桅一样剧烈摇荡过的老树，这些曾目睹过当年一幕幕惨状的老树，它们至今还在默默地、忠实地守护着什么呢？那一根根形状弯曲的枝条，使人想到它细密的根须。十年来，老树的根须一点一点地伸向死难者长眠着的大地深处，是在为地上和地下、生者与死者传递着什么音讯吗？

唐山大地震，是迄今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。中国地震出版社出版的《地球的震撼》一书，向全人类公布了这一惨绝人寰的事实：

死亡：242769 人

重伤：164851 人

每当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，我的心便会一阵阵发紧。

1923 年 9 月 1 日日本东京 8.2 级大地震的情景是极为可怖的，强震引起的次生灾害——大火几乎焚毁了半个东京，死亡计 10 万人。

1960 年 5 月 22 日智利 8.5 级大地震，引起了横扫太平洋的海啸，巨浪直驱日本，将大渔船掀上陆地的房顶；这次地震的死亡者，总数近 7000 人。

还有 1964 年 3 月 28 日美国阿拉斯加 8.4 级大地震，冰崩、山崩、海啸、泥喷，总共使 178 人丧生。

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？它们意味着：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，是举世震惊的东京大地震的 2.4 倍，智利大地震的 35 倍，阿拉斯加大地震的 1300 多倍！

更为重要的，是这些数字背后人的悲惨命运。人们尽可以用数十亿美元、数百亿美元来计算物质财产损失，可是又能用什么来计算人的损失呢？活生生的人是无价的。

太难了，要想忘掉那一切是太难了。

不久前我访问过一位唐山妇女。在她家，她给我端出水

果和糖，出于礼貌，我请她也吃。她却连连摇手：“不，不！”她说，“大地震后，我就没吃过一点甜的东西……”她告诉我，她是在废墟中压了两天两夜之后被救出来的，出来后吃的第一样东西，是满满一瓶葡萄糖水。从此，一切甜的东西都会使她产生强烈的条件反射。苹果、橘子、元宵、年糕，甚至孩子的朱古力……，这一切都会唤起她十年前在废墟里渴得几乎要发疯的感觉。“我不能沾甜的东西，我受不了！”十年了，苦涩的滋味一直没有离开过她，一直没有……

“经过地震的人，都像害过了一场病。”另一位妇女对我说，“我一到阴天，一到天黑，人就说说不出的难受。胸口堵得慌，透不过气来，只想喘，只想往外跑……”她不止一次这样跑到屋外，哪怕屋外飘着雪花，刮着寒风，任丈夫怎样劝也劝不回来。她害怕！她是压在废墟中三天后才得救的，她至今还牢牢地记着那囚禁了她三天的漆黑的地狱是什么样子。平时只要天气变暗，当时那恐怖绝望的感觉又会回来，令她窒息。十年了，是什么无形的东西还在残忍地折磨着这羸弱的女人呢？

你，一位中年教师，语调十分平静，平静之中又透着说不尽的酸楚：“那些伤心的事多少年不去想它了，忘了，都忘了。”真的忘了吗？当年，为了救出你的爱妻，你曾在废墟上扒了整整一天，是一场大火最终将你的希望断送。你告诉我，妻子是活活烧死在那片废墟中的，你当场晕了过去。怎能够忘记啊！那是一场可怕的火。采访中，曾有人捋起衣袖，指着臂膀上的疤痕对我说，大火烧化了亲人的尸体，这是滚烫的人油烫的痕迹……

还有你，老军人刘祐，我在你那冷清清的家里坐着，看着你竭力作出的轻松的笑，我真想哭。“地震前的那天晚上，

我出差在天津，夜里十来点钟还跟家里通了电话，是小女儿接的，她问：‘爸爸，我要的凉鞋你买好了没？’我说：‘买好啦。’她又问：‘是银灰色的吗？’我说：‘是的！’她问我好看不好看，还要我快快捎回去……”你说不下去，老泪顺着满脸的皱纹往下淌。十年了，你至今还珍藏着那双银灰色的小凉鞋，像是珍藏着女儿那颗爱美的活泼泼的心……

24万生灵仿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离去的。

1200人中有400人遇难的陆军二五五医院，是我这次去唐山的住处。医院有一个小灵堂，保存着部分遇难者的骨灰盒。当我走进那间点着昏黄小灯的屋子时，我的胸腔立刻被塞紧了。所有骨灰盒上的照片，那一双双眼睛都是活生生的，活生生的。

一个扎小辫的女护士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，戴着一顶有檐帽，胸前还有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。一切都带着那个年代的烙印，只有她那楚楚动人的笑容是超越时间的，以至于十年后的今天，当我看到这张照片，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，如果说她曾把什么照片送给自己的恋人，那一定就是这一张。

有一个戴鸭舌帽的极可爱的大眼睛男孩，我简直不忍心正视他。他的骨灰盒上，放着一个小小的花圈，挽带上写着：

韩治安息。你的爸爸妈妈

旁边还有一个小花圈，上面是同样的字迹：

韩松安息。你的爸爸妈妈

他的弟弟，一个更小也更讨人喜欢的男孩。失去了这样一对可爱的孩子，我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母是在用什么来支撑自己的生命和感情。

失去的是太多了。在小灵堂里，我不仅看到了一行行泪

写的字，而且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些可怜的父母们凄婉而不绝的呼唤。

在一个小女孩的骨灰盒上，有一包剥开锡纸的朱古力，朱古力都化了。可怜的孩子！也许生前她并没有尽情地吃过她所爱吃的东西，但一切都已不能再挽回。这就是大自然强加给人间的悲剧！

灵堂里还有一个特制的大骨灰盒，由一大三小四只骨灰盒组成。这真是一组特殊的图案，它出自一位父亲的手，象征着人间失去了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。我无法想象，孩子们的父亲在亲手制作这只骨灰盒时，会是怎样的心情。孩子们都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去了，独独扔下孤寂的他；究竟是死去的人更不幸，还是活着的人更不幸呢？

灵堂外是一座小山。那是震后清理废墟时，用整个医院的断墙、残壁、碎砖、乱瓦堆成的。“山”上有石阶，有凉亭，有嬉戏的孩子——是那些未经过灾难的震后出生的孩子。石缝间，偶尔伸出一截截锈蚀的金属，那是十年前折弯、拧断了的水管、暖气管；站在它们旁边，我仿佛置身于一片死寂的黑色的洋面上，倾听着极深极深的大地深处传来的种种属于人的微弱的信号。常常地，于寂静之中，我会突然听到自己的脚步又重新踏上昔日废墟上的声音，听到那些埋在地壳深处的 24 万活生生的灵魂的气息，他们诅咒、叫喊、哀求和呻吟；他们在生命被撕裂的那一刻，尚未来得及去思、去想、去躲、去避，就被活活地剥离开了那个光明的世界，成了这地心深处大自然牢狱的终生禁囚。我又想起了灵堂中那些无辜的天真的孩子，也许因为他们的存在，致使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痛苦地抽搐着。

这就是我的唐山。

十年前，当我——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，从平静的生活中一步跨到了堆满尸体的废墟上时，我只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“灾难”。尽管住在灾民的小棚子里，帮他们领救济衣、救济粮，排长长的队领一小桶水；尽管参加了护送数百名孤儿转移他乡……我只是感觉到自己像在一夜间长大了，却还没有理解生活的底蕴。而这次重回唐山，我忽然觉得，自己懂得些什么了……

是的，与那 24 万蒙难者相比，与唐山目前依然存活的人相比，我的确是来自另一世界的人。我仿佛第一次从灾难的角度观察我的民族、我的同胞、我的星球。这是残酷的，也是崭新的。如此惊人的灾变，如此惨重的浩劫，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悲伤，我已经不能用正常的规范来进行思维。那些美丽得令人伤心的东西，那些亲切得令人肠断的东西，那些坚硬得令人发抖的东西，那些弱小得令人渴望挺身而出的东西，一切属于人的品质都俱全了。

这就是我的唐山。

1985 年的春节，我是在唐山度过的。除夕那天一早，我就听见噼噼啪啪的爆竹声，过午，那声音更响，及至薄暮，满城的爆竹声已密得分不出点儿来，整个天空都被映得通红！我看见高楼上、大路口，那些年轻人正一个接一个地点燃挂鞭和烟花：闪花雷、菊花雷、“银龙吐珠”、“五献花”……，听不见轻松的笑声，只是不停地放，放。我觉得那震耳欲聋的炸响声中，饱含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。

十年前访问过的那位在废墟中压了 13 天的卢桂兰大妈，邀我去她家包饺子。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爱女的孤独老人，似乎把我当成了唯一的亲人，她一口一个“孩子”，喊得叫人心痛。我要走了。拿起提包，忽然感到那么沉。原来老人在

里面塞了半包玉田小枣！

我提着沉甸甸的包，在唐山的街道上走着。满地是爆竹的碎纸，空气中飘着火药的甜香。我的心沉甸甸的。

除夕的唐山，光明和黑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新建区灯火辉煌，而那些尚未推倒的“防震棚”里，只有暗暗的灯光。但那里有着真正的人间的气息，正如我这沉甸甸的包里装着的卢大妈那颗母亲的心。在文化路路口，我停住了脚步，我又看到了十年前看见过的那一株株老柳树。当年，树下是聚集尸体的地方。老柳树枝条仍然不动，仿佛在此起彼落的爆竹声中沉思着历史。我的眼睛发涩。人们对这些老柳树的理解决，也许远不如它们对人的理解呵。

24万人无疑是一个悲哀的整体，它们在十年前带走了完整的活力、情感，使得唐山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残缺感。一切似乎都逝去了，一切似乎又都遗留下来了。仿佛是不再痛苦的痛苦，仿佛是不再悲哀的悲哀。

正是这一切，促使我用笔写出我的唐山。我要给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地震学家、医学家、心理学家……，不，不光是他们，还有人——整个地球上的人们，留下关于一场大毁灭的真实记录，留下关于天灾中的人的真实记录，留下尚未有定评的历史事实，也留下我的思考和疑问。

这就是我的心愿。

目 录

序 / 001

我和我的唐山（1986年版前言） / 003

第一章 蒙难日“七二八” / 001

3时42分53.8秒…… / 002

大自然警告过 / 007

目击者言 / 016

濒死的拂晓 / 026

第二章 唐山——广岛 / 045

红色救护车 / 046

陡河！陡河！ / 056

开滦！开滦！ / 060

目标——唐山 / 066

剧痛中的城 / 071

天上地下 / 081

抢夺生命 / 090

第三章 渴生者 / 097

3天：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 / 098

8天：“小女孩”王子兰 / 105

13天：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 / 109

15天：最后的五个男子汉 / 115

第四章 在另一世界里 / 129

宾馆 / 130

看守所 / 138

精神病院 / 147

盲人居住区 / 155

40次列车 / 162

第五章 非常的8月 / 173

罪恶能的释放 / 174

推开瘟疫 / 182

“方舟”轶事 / 191

政治的 1976 / 200

第六章 孤儿们 / 211

3000：不幸的幸存者 / 212

我和我的小拖拉机手 / 219

张家五姐弟 / 227

第七章 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/ 235

“饿死他们！”“疼死他们！”“枪毙他们！” / 236

“七二八”在国家地震局 / 241

备忘录（一） / 248

备忘录（二）/ 260

历史记着他们 / 273

我的结束语 / 289

附录 / 297

《唐山大地震》和那个十年 / 297

纪念我的蒋叔叔 / 305



第一章

蒙难日“七二八”